南華真經循本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三　　　　　　　　　　　　　　　　　　　　　因三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　　人　彭梓鼎校

雜篇

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

釋文徐無鬼緡山人魏隱士李云無鬼女商並魏幸臣

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

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掔（苦田反引去也）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自高抗）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

亡其一

狗所以獵也下等之質所捕執者小足飽其腹而止是狸之材耳德猶言材也中等之質志高視遠如視天上之日不顧目前小獸固勝於下等者矣然上等之質并以

捕獵之事爲不足道狗之所專一者獵也
上等者失其所專一則有超乎常狗之外
者矣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
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

謂御之而中繩鉤矩規也

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
若卹若失若喪其一

若卹若失如悶而失志也馬之專一者馳
走也忘其專所事則出於自然非常馬矣

若是者超軼絶塵不知其所

超軼過也絶塵足不踏地無塵起也

武侯大悦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始銳反）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横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子容反）說之則以金版六弢

金板六弢周書篇名大公六弢文武虎豹龍犬也

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悦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

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音郎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讀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柱塞也踉踉蹡也位處也疾趨處乎空谷也跫然行步聲也以喻久無人以至言進之武侯故聞狗馬之說而亦爲之喜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音擯）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問武侯所以思慮而病者何事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

形固造形

一有形迹則又造添形迹矣

成固有伐（功成則爲人所毁）變固外戰

此心一動則與外物戰鬭

○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

壇之宮
鶴列陣名猶魚麗之類麗譙樓名徒步卒
驍騎卒錙壇宗廟祭祀之地言嗜欲戰於
中如室內之戈矛
無藏逆於得
有得則有失逆境已藏於順境之中
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
人之士民廉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
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
君知必欲為之而不已則如下文所云即

孟子無已則有一焉之意
修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
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
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
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
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
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
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
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

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

自述其少時則童子非真童子乃色若孺子耳

予適有瞀病（瞀音茂眩也）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

以其瞀病故教以乘日之車則隨日而能視

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

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凌轢也誶問也每事轢過誶問之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

士貴際

招世以天下爲己事如招攬之也興朝立於朝也宿名留名也貴際以交際爲重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比合也不比失業流散也勸者勉於力壯者勇於爲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比則夸者悲夸好大也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

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潜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物事也徒類也勢事之類喜於變易無常人但當處之無心遇其有用之時則不能無爲不必如貪者夸者之所爲能知此理者如順合四時不與事物變易者也今人馳其形與性潜入於萬物而不自知終其身不能自反可悲已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

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
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
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
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
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
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
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
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未聲也鼓之二十五弦
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矣且若是者邪
射者必前期志的而中謂之善射今非前

期志的偶爾幸中便謂之善射是天下皆羿也可乎以喻天下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所是以爲天下皆堯也可乎冬爨鼎者冬寒之時能不以火而爨夏造氷者夏熱之時能以水而爲氷二事雖若奇異然不過因冬至陽生以陽召陽而爲火因夏至陰生以陰召陰而爲氷未足以爲奇異也廢猶置也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鼓此瑟之宮聲則彼瑟之宮聲自動鼓此瑟之角聲則彼瑟之角聲自動似爲奇異矣然其

所以然者律相同故聲相應耳亦未爲奇異如唐曹紹夔知音律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爲恠因成疾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告之故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爲除之僧如其言食訖紹夔出懷中錯鑢擊數下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云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亦愈又如李嗣眞得車鐸振之地中有應者掘之得鐘蓋有此事當主也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之當又

或別改調一弦於五音無所主而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一弦者初無或異而能然者乃是爲衆音之主故鼓之而衆弦莫不聽命耳六十四調皆起於黃鍾之宮宮爲君故能役他律此亦理之常何足爲奇異且若是者邪言惠子之所以自是者亦若魯遽邪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方且與我以辯句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

○惠子答云莊子謂我與儒墨楊秉爲五不

知孰爲是而四子之辯終不能折我則我是而四子非矣此義又如何

莊子曰齊人蹢呈亦反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音刑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蹢者蹢躅行不進貌禮記蹢躅焉踟蹰焉鈃鍾鈃鼎與鍾也唐堂塗也乃庭中之路詩云中唐有甓唐子者堂塗給使令之人猶周禮云門子今俗云廳子耳田子方篇亦云求馬於唐肆蓋貨馬之肆亦有堂塗

馬所出入也齊人有躋行其子於宋而使爲閽人者以其形之不完故弃之外國然形雖不完畢竟是親子何忍弃之試推其類其求鈃鍾也束縛維係之惟恐損壞比之棄其子者爲何如其求唐子也但使之給堂塗使令未始出疆域之外比之棄其子於外國爲何如是於惟類之道有遺矣人於親疎貴賤遠近之類蔽而不自覺以喻惠子知四子之辯爲非而不知自己之非也

夫楚人寄而蹢闇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
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雖羅同至也岑山岸也楚人寄寓船上而
蹢躅行爲他國之闇者夜半於無人之時
而與舟人爭鬬不思未到岸時何可與人
鬬徒足以造怨而已此又進一步說與人
爭鬬不惟有自敝之患亦且有禍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
句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
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

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
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

體也立者爲體斲者爲用

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
與言之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
謂云（告言也）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

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
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
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逆也）

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懼也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音擿曲折而拏援見音現巧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

相（去聲）趨（音促）射之狙執死（執矢而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音傲）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音洛）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木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賀其得賢）我必先（去聲）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

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惡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自此而後相悲於無窮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

贊仲尼非今人之比而爲之乞言

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

音酣
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
孫叔敖爲賈之子名艾獵爲楚莊王令尹
在仲尼前市南宜僚善弄丸鈴常八箇在
空中一箇在手楚與宋戰宜僚披胷受刃
於軍前弄丸鈴一軍停戰遂勝之亦在仲
尼卒後寓言而已言二人皆以無爲而解
難息兵則吾亦何以言爲若言可用則吾
願有喙三尺矣言無所用則無用如此喙
也

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

○彼謂二子此謂仲尼

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
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
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
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
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
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
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
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
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

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
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音因)曰爲我相
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
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
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
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
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
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
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

○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奥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音要

奥室西南隅宎室東南隅未嘗牧羊未嘗田獵而二物乃得於吾室中若生於奥宎焉即詩所謂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但下得生字差異

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遨樂於天吾與之遨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

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句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惟微者必有惟行殆乎句非我與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捆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平聲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

○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薄結反）也一覕者一頃刻之見不足爲定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音權僂）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暄同溫也自）姝姝（自美也）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

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閒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所謂濡需者也

宴安不自拔濡滯需待

卷僂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 成都邑 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 不毛之地 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歸休所謂卷婁者

○卷曲偃僂不得伸舒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

上言舜得衆而不得歸休故此言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各有好惡而不比不比則紛爭起而不利故與人無所親踈抱道温和以順天下者此之謂真人前所言蟻

慕羊肉者蟻能有知故不能無慕羊不能無意故不能不羶真人則於蟻棄知於羊棄意卻挿入於魚得計亦因前面濠上魚樂之說故來得不覺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此不是等閑語非親造其境者不能知其平也繩平是寂然不動之時繩者直而已更無邪曲其變也循變是感物而動之時循者事物之交唯順以應之不爲其所亂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

天者自然也人則有爲矣

古之眞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廱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

古之眞人付得失於自然以爲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一件生則一件死一件死則一件生常相倚伏却以藥譬之堇與桔梗雞廱豕零相爲君臣佐使得失何常之

有又以越事證之大夫種知越亡之後可
以存而不知反以殺其身是皆得失無常
者也
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
自此連以五箇故字申言其義鴟目夜則
明晝則昏自有所適鶴脛長則宜短則不
宜自有所節若以刀解之傷其生矣言但
當因其自然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
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

櫻也恃源而往者也
此一節又説向親切處來不是敎人事物
之來強排遣將去直是自家有箇主張如
水之有源頭方能如此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
也審

言此箇道理无相厠守未嘗想離如水之
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物審究而不移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
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

之長也兹萃其反也循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又以三殆字反前三審字心與耳目若徇外則不能審定而危殆矣又推廣言之凡有所能皆爲害舉府則藏在其中矣殆之成不及可改而禍之長滋積言不好則甚速也欲其反殆爲安反禍爲福必須循循漸進之功其剛果自克者亦必待久而後能言好則甚難也而世之人玩溺耳目聰

明心思之欲如實然近而喪身大而亡國

戮民其禍未已蓋不知問此未有曉之者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踐而後善

恃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

天之所謂也知太一知太陰知太目知太鈞

知太方知太信知太定至矣太一通之太陰

解之太目視之太鈞緣之太方體之太信稽

之太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

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知之也似不知之

也不知而後知之

足之所踐者無幾而要所不踐者方可行立知之所知者無幾而要所不知方爲大知太一太陰太目太鈞太方太信皆是不拘於小處吾以爲盡於此矣而又有不盡之天吾以爲自循其所當行而已而又有照臨之者吾以爲杳冥矣而又有執其樞者吾以爲自此始矣而又有彼焉則彼又自爲始因上文太陰解之言如此究竟則解之也似不曾解之知之也似不曾知之然惟不知而後能知之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音霍）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上文言不知問是也故此提出問字來結若問此道本無崖際而亦未嘗無崖際說著來只似前所言頡滑堅白之辯而此却有其實凡物皆有更代而此無更代不可虧損揚搉許慎註淮南子云無慮大數名也亦解得不明白蓋揚者舉揚也搉者反

覆手也當衆舉揚對答以手反覆指陳之也二字想是當時俗語今禪家升座說法亦然言此道說來似差異却又眞實豈不是箇大舉揚話柄人何不問此而自迷惑爲有能以己之不迷解人之迷使之亦復於不迷則庶幾都不迷矣雖無問者猶冀有能開悟之神仙中人用心往往如此

用三 十七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四 二十五同卷 因四

盧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　人　彭梓點校

雜篇

則陽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彭姓見王果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

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使其自悟
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
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
其交句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
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
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
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
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
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
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去聲人以和

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外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不自許以之神其交者屈已隨人而人莫測其所以也凍者遇春即爲衣暍者遇冷風即反而爲冬喻楚王雖沈酣於利欲之中得人誘掖之亦易從也佞人指夷節之徒正德指公閱休之徒撓屈服之佞人則以佞辭屈服之正人則以正道屈服之也化卑化爲卑屈也與人並立而化父子之

宜與他人並立而化爲父子之親也彼其
乎贊歎而言彼其人乎或藏或用皆不動
念外去常人利欲之心如此其遠也此段
此予宅也以上說公閱休夫夷節已不能
至相助消也說夷節夫凍者至其孰能撓
焉說楚王故聖人以下又說從公閱休上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
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
乎知而作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綢繆事理轇轕處惟聖人爲能達之周徧

一身無非此理而不知其所以然所謂性之也其靜也歸根復命其動也撼搖興作皆合乎天人則從而名之爲聖人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即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之意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

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此以人粉玉人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音玄衆閒去聲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暢然喜也緡合也衆閒笙鏞以閒之閒環中空虛之地也望舊國都者無不喜雖草木緡合十塞其九猶爲之喜況見所見聞所聞如以十仞臺縣衆樂誰不見誰不聞

手如冉相氏得其中空之理日與物化而
未嘗化
闔嘗舍上聲之
闔何也舍棄置也何嘗杲置事物不與之
交際哉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
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
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
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
恒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

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
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天者自然若要去法他便不是自然世有
不安其自然者以身殉物其以之爲事也
若之何言其爲事不能合道也聖人則併
天無之又何有所謂人所謂始所謂物雖
與世並行而不足以妨廢雖應事接物所
行周備不至陷溺其合於道也若之何言
自然合道也兩若之何是兩意門尹登恒
或謂即伊尹湯得門尹登恒爲師不局於

規矩隨寓而成功然所成者不過爲湯司其名使湯得見稱於天下然名乃身外餘剩之法於本分上何益但得人見得君相兩箇好看耳而仲尼之徒方且盤其思慮以爲時君之傳過矣末引容成氏之言曰歲之所以得名爲歲者以三百六十日積而名之若除去日則無歲矣人能自其一念微處除之則無外名之累矣無內故無外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

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抜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旣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

之而見戴晉人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
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
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
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
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
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
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
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
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
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

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
前譬猶一吷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
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為者邪仲尼曰是
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
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
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
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
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
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

於倭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
以爲存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蟻丘之漿蟻丘地賣漿者也登極升屋棟
而望也稯稯衆也聖人僕聖人之徒也畔
疆也陸沈居乎陸而沈淪猶言市隱也是
其市南宜僚邪宜僚亦隱於市南而人不
識也何以爲存言必逃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音魯杜
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
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

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去聲）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句）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

欲惡始萌之時謂可以扶吾形隨即擢亂吾性始字與尋字相呼喚俗讀蒹葭始萌爲句者可笑

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内熱溲膏是

也

以衆爲言如此者多也孽妖也尋即也擢拔也溲膏溲溺出膏也皆亂性之病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見辜人焉罪曰之人推而强之

推者尊尚之强之者起其羸困

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音災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爲甘去聲○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

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

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
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
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
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
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乎崔然乎
與乎皆疑辭言遽伯玉自以為知四十九
年之非未可為真知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
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
諸侯之際也文按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

曰是因是也

上是字此也下是字人所是也因人所是

謚之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

奉御而進所（向）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

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

猗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

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

有銘焉曰不馮（音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

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搏持也扶翼使人扶助之也不憑其子其子不可托也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幷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

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謂丘里之言

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中有公道爲主而不執滯由中出者外有公道相是正而不距絕不賜者不以爲恩時有終始世世有變化不可執一也淳淳實也福善禍淫皆實理有所拂逆者或有所宜即塞翁失馬未必非福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

所差者人各以私意自殉如面不同而欲
有所正之反有所差失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
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
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
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
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
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已有道之名矣安得又以他物比之哉若
以他物比之譬猶引狗馬為喻愈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内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橋起橋然高起片合分合也精之可志精微之記志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

已言到盡處知到至處不過止於物而已
惟見道之人不隨物之終不原物之始歸
之無有此辯論之所以息也
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
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
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
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
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
於物而終以爲過
莫爲者莫有爲之者孟子曰莫之爲而爲

者天也或使者或有使之然者孟子曰行或使之二子之説其不同如此斯劈碎也詩曰斧以斯之斯而析之則微而至於無倫大而至於不可圍詩所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謂莫爲或使未免猶有物而終有差失

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忘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

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不可忌不可禁也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五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　　人　彭祥點校

雜篇

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

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公才反倸

蜳也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雨而雷霆乃水中有火雷火又能焚木獨

言槐者以槐木取火之木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音陳又敕允反蜳音惇又朴允反

不得成心若縣平聲於天地之間慰音鬱暋音泯沈

屯張倫反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

不勝音升火於是乎有僓音頹然而道盡

此却言人心之火亦有人甚憂其兩陷如

前所言木與木相摩金與火相守者而卒

不能逃以其心之不能忘利害也螴蜳蟲起蟄而未甦貌事之不得成如此也事不得成則心若縣繫於天地之間鬱抑强躁沈溺屯結有此數者之病利害相摩則心之生火愈多不止如水中之火暫時然也衆人皆以此而焚其性之和譬如月本屬陰而亦變爲火不勝其多矣天理之微不足以當人欲之熾於是斯道頹然而喪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

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常所與者水也）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然猶言若然也）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音介）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

大魚食之牽巨鉤錎音陷沒而下鶩揚而奮鬐
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
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音浙河以東蒼梧
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許洽人才諷
說調說已成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音景小繩
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已飾小說以
干縣音玄令如徒木之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
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書發冢大儒臚傳自上傳於下曰東方作
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

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顪（音喙協平聲顪下也）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邊入分裂之）其頰無傷口中珠

又撰爲世人所作儒者發冢之詩自青青之麥至無傷口中珠皆詩也若以爲詩止於四句其下爲大儒分付之語

自四　十二

老萊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音促）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

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音敖與前故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亡讀本字）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脩上上身長也趨下下狹也所謂腰以下不及禹三寸末微也末僂背微曲也後耳

面前視之不見耳也躬矜身自矜持容知飾外貌以求知鶩放鶩不顧也鶩萬世之患鶩然自以為得不顧其貽患於萬世也抑轉語抑汝固貧寠而為此邪失其智略而不及慮此邪惠順也順從人意以成歡愛而不知其為鶩萬世患故曰惠以歡為鶩汝雖以此為鶩乃終身之醜此不過尋常人之行進於此耳相引導以名聲相結約以昏蔽而已隱昏蔽也仲尼每稱堯非桀故教之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毀譽

兩忘并譽亦不必也若反背此理無非傷害也若妄動無非邪僻也聖人舉事躊躇若不得已而應是以每有成功矣載猶行也奈何哉其所行終矜爾者戒其勿終如此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旁門曰予自宰路之淵淵名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史作豫且合但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

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音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碩同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雖有至知不如與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

畏鵜鶘此魚之不知也蓋魚知鵜鶘之能害已而網出於其所不覺殊不知鵜鶘之害小網之害大人能去小知而大知明矣不矜其善而自善矣譬如嬰兒無碩師以教之而自能言蓋與能言者相處故也人雖有知亦當與衆謀之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音坫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

用也亦明矣

厠足置足墊陷也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遊者浮遊天地間與世順處而不相牴牾之謂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言有能有不能下文見之流遁決絕不能遊者也至人能遊者也流遁之志縱情肆欲流蕩忘反也決絕之行專決獨任不可諫止也嘆此皆非至知厚德者之所任用蓋知之至則不流遁德之厚則無決絕如此之人如臨覆墜而不知退步如火勢延去而曾無回顧人雖一時屈服爲之臣易世之後不相統攝無貴賤矣旣

說不好底又說箇好底且如孫韋氏是古
者好帝王到今之世人亦隨波逐流尊其
所事不復說孫韋氏矣惟至人爲能遊於
世而不爲偏僻說異之行然雖順人而不
失其在己彼之爲教吾固不學之亦順承
其意而不彼外之如儒墨之辯任其自然
如不與之分彼此也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刀徹爲其心
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
不止則跈跈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

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顧塞
其竇
顫動也徹通也耳目之通爲聰明鼻之通
則觸氣而頭爲之顫動哽咽也跈踐也足
不良于行者如被人跈踐也足三陰之脉
皆起於足指而循喉嚨邪氣循經絡而行
故哽而不止則變爲足病也足病則衆害
皆生不特哽與跈矣以喻道不欲塞塞則
其病如是也殷盛也又言物之有知者恃
其息之流通此身故也其息之不盛者非

天使然天之生人穿其孔竅氣日夜運行無有止息顧人自塞其竇耳降下也人身中之息皆自下而升若降而不升則死矣此借息以爲心之喻

胞有重閬（音限良字無一點）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磎（音奚）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遂入）謀稽乎誸（當作誸上聲）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句）事果乎眾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音挑）鎒（音耨又耨）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當作倒）植者

過半而不知其然

重閬重門限也胞中空虛其通竅處有如室之重閬也胞則有重閬心則有天遊若室無空虛則婦姑拍塞在眼前矣蓋室有空虛之處則婦姑可以寬處心無天遊則六府相攘奪矣蓋心有天然遊衍之處則情欲不相鬪爭又如人覩大林丘山而善之者緣平日胷次窄隘精神不能勝之故也若吾之精神足以勝之何爲善之哉德本在內因名聲而溢名本不彰因表暴而

溢溢者如水之汎溢而出也謀本無甚計較因欲誘人而稽留愈深柴即天地篇柴柵之義官司屯守之處豎柴柵以爲衛柴柵本不立生於官司之所守事本無固必因衆人之所宜遂果決行之皆失其自然者也譬如春雨之時草木自然怒生而銚鎒之器始修之反傷其生而逆其性矣倒者逆也

靜然可以補病眥搣可以休老（眥搣目病也）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

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駴駭音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演門黨名官師官長也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

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五